

悼 念 父 親

楊 萬 運

歲月易逝，先父子惠公逝世迄今，快到兩年，每一回念他老人家在日的聲音笑貌，鬢鬢猶在耳目，不禁為之悽然涕下。他平生的豐功偉業，和特立獨行，當代名輩，為文紀述的，已經很多，我於此不必詞費。現在只就他在家庭方面的瑣屑事蹟和萬運個人的親身感受，與侍病飾終的實際情形，拉雜寫出，以志哀痛之忱。

我家家事真實情況



楊森將軍任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兼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領軍抗日時的照相

在先父生前身後，都有很多人說：他有無數的太太，連他自己的子女也不認識，也有人說：他在瑞士銀行，存有大批金錢，連數字有多少個零，也弄不清楚。這些捕風捉影之談，令我們作子女的聽到，實在覺得啼笑皆非。誠然先父是娶過好幾位太太，共有子女二十八人，分別為譚、劉、田、陳、蕭、曾、汪、蔡、八位母親所生。但是他對於所有子女，無不親切照顧，勸心教養，他當年雖然總領師干，忙於軍國大事，家中却請了不少家庭教師，教育子女，並且在每年暑假期間，不論在國內國外就學的子女，都規定必須趕回重慶渝舍，由他親自教訓做人處世的道理，和進德修業的途徑，隨時隨地，予以啓發指示，尤其對身體的鍛鍊保養，特別注意。同時他在軍中對每一個子女，每週一定要親筆寫信，教導鼓勵。他不但認識每一個子女的面貌，熟悉每一個子女的個性，連每一個子女寫字的筆跡，也逃不過他的老眼。回憶我在中學得到第一名時，他在前方軍務倥偬之中，曾親自買了一磅金黃色毛線，給我作為獎品，當時我打開包裹的時候

，熱淚盈眶，覺得他帶給我的光耀和親情，有勝於千萬倍的大陽光彩和溫暖。因此我們所有的兄弟姊妹們，大都具有強健的身體，相當的學能，待人忠厚，持已勤謹，在校求學，多能名列前茅，出校以後也能靠自己的能力，在社會上佔一席之地。現在除萬運一人在台灣外，尚有七個兄弟姊妹，和他們的家眷，留居美國，其餘則均陷大陸。不管他們在任何地區，都有正當的職業，如軍人、醫師、教授、律師、工程師、建築師、音樂家等，各類職業都有人參加服務，大家克遵父訓，無忝先人。至說他在國外銀行存款，根本沒有這回事，因為他在四川，是最後一班飛機離開的，可說是身無長物。

到台後，承蒙先總統 蔣公聘為戰略顧問和國策顧問，三十年來，多半郊居，過着儉約樸實的生活，有時衣服破了，常常親自縫補，這是和他接近的親友，大家都知道的。不過他身後雖然沒有遺產留給子女們，而所遺留的珍藏書畫，和寶貴的庭誥家訓，已足夠我們子女們的受用了。

多妻之因摯情之實

在現代人的眼光看來，一個人有幾位太太，是不可允許，和難以使人了解的，但先父的多妻，却有兩種原因。其一：是在先父當年的社會中，一個中人以上家庭，納妾原是常事，先父認

爲只要家中原有妻子不加反對，及取得女人本身和其家庭的同意，多娶幾個太太，即不成問題。第二：我覺得先父的康強身體，超人智慧，與其高年耆壽，都非常人所可幾及，想找一個理想的太太，能和他白首偕老，相守一生，是很爲困難的，因此他的婚姻生活，就與他人不大相同。同時他對家中的太太，都能一視同仁，只以姓氏相稱，並無先後大小之別，並依各人的志願，每個人有上進的機會，有正當的娛樂，所以家中雖然羣雌粥粥，却能一團和氣，非常融洽，不像部份人士，家中雖然只有一個太太却在外面拈花惹草，弄得家庭不安。又先父到台灣以後，有一位田媽媽，由大陸逃抵香港，轉徙來台，到後不久，即病癱瘓，本來先父在大陸時，和田媽媽不甚相睦，但田媽媽在台臥病十九年之中，他細心照顧，十九年如一日，於此可見他的性情真摯，



本文作者楊萬運博士（中）與父親楊森將軍（右）及夫婿馬賓農先生（左）民國六十一年合影。

待人厚道。

晚年的生活與情操

由于命運的安排，我在美國居留多年後，又能够回到台灣，爲兄弟姊妹中惟一隨侍先父達十六年之久的女兒，因此能够親承色笑，體會他老人家晚年生活與情操。他到台灣後，除受聘爲國策顧問，及擔任體協會理事長外，並沒有其他重要職務，但他每天上午到體協辦公，其餘時間則作運動，和讀書寫字，寫回憶錄，先後在「中外雜誌」發表近百萬字，經中央日報航空版和其他無數報刊分別轉載，有一段時間，曾勤習英文。從不間斷。他雖然是個武人，而國學造詣很深，我在台大攻讀文學博士的時候，遇有疑義，他常有寶貴的見地，能代作解答。他的文思很快，往往在游山玩水的行程內，花兩三分鐘，可在隨身所帶的小本子寫上一兩首小詩。朋友向他求字、求聯，也常欣然命筆，一揮而就，以此爲樂。他當年帶兵主政，很有威嚴，但晚年却是平易近人，藹然可親，更宅心慈祥，樂於助人。如居台北長春路時，曾擔任鄰長，居新店時曾任稻子園小學校長會主席，只要有關公益的事，均不拘名義，不辭勞苦，爲大眾服務。對鄰近的居民，無論大小貴賤，都和顏晉接，盡力幫助，成爲他們心目中的地方首長。他九十歲生日，地方一般清苦民衆，都自動合備簡單壽筵，爲他慶祝，當時我也曾參加，覺得是一個很感人的場面。六十六年三月，他率領二十餘人，赴菲律賓，參加世界楊氏宗親會，回台時，同去的人，都分赴各地游歷，

將大批行李，請他帶回，他也不怕麻煩，一一親自料理，這是我們年輕人所不能做到的。他在馬尼拉每天演講酬應，備受歡迎，菲律賓雖然與我國並無邦交，但對先父非常尊重，到處挂有中國國旗，不過此行過於勞累，是為致病之由。

住院開刀與身後事

先父由非回台不久，即患咳嗽，經住入三軍總醫院進行檢診，剛入院時，精神良好，飲食如常，並每天在院中散步，遇到住院病人，必加以安慰鼓勵，同時向青年醫師，講說為人處世，與砥礪醫德的道理，娓娓不倦。後來檢查結果，發現右肺有一大指甲大小的陰影，主任醫師認有癌症跡象（此項陰影在五年前，曾在榮總檢診發現，後又消失，此次復在同一部位現出。）須動手術，先父素信現代醫學，亦表同意。我則耽憂老人開刀，恐有危險，曾再三請醫師多加考慮，並說：如果你的父親，年將滿百，是否有開刀顧慮。他答：開刀與否，只須看病人的健康問題，而不必顧慮到年齡的大小。並取出X光片十幾張，指出先父心臟、血壓，及其他部位，都與四十歲的人一樣健全，

。又說：如果不開刀，找出病源，對老人的心理負擔很大。因此，我遲疑不決，再以電話向醫院院長詢問，彼亦以放心為言。然於家屬具結的時候，我仍託言未帶圖章，而先父遂命擦蓋手印，此時心忽一沉，似有不祥的預感，但經過四小時的手術後，醫師告我：情況良好，心為稍寬，不意在加強護理室中，竟以腹內動脈出血，而終告不起，我雖椎心泣血，搶地呼天，也無法挽回老父生命，只有委諸命運罷了。

先父逝世後治喪，蒙蔣總統經國先生以及軍政首長，暨同鄉親友，鄰里民衆，舊部袍澤，方外僧尼，合計一萬餘人，蒞臨弔祭，並蒙黨國元老在棺上覆蓋黨旗及國旗，可說是身後備極哀榮。尤其是受過他恩惠的人，和往日的舊部老友，於蓋棺之際，共同匍伏在地，痛哭流涕，場面更為感人。就他老人家的一生而言，即令撇開輝煌的勳業不談，僅就這種受人感戴尊敬的盛德至行，也足以垂範千古，不虛此生。他的年壽雖高，而德業名望，比年壽更高，我想這不徒然是我們做子女的私譽，大家也都會有此同感。

編輯部啟事

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日有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因此我們誠懇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最長以壹萬字為限。



民國五十九年本文作者（左）陪侍父親楊森將軍登山時留影。